

派克大街 79 号

派克大街79号

〔美〕哈罗德·罗宾斯著

谢素台译

作家出版社



京新登字第186号

派克大街79号

作者：(美)哈罗德·罗宾斯

译者：谢素台

责任编辑：白连国

装帧设计：李士英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250千

印张：12.5

插页：2

版次：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459-7/I·458

定价：5.6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于是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个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她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她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

《圣经·新约·约翰福音》第八章

派克大街79号、派克大街模特儿有限公司的豪华办公室里总有一群人，一经举世瞩目的顾客们邀请，富于魅力的女人就随叫随到，但没有人做模特儿。

玛丽安也在那里，她漂亮得令人目瞪口呆，神魂颠倒。她认识的男人数得她都记不清，但，有几个她却是终生难忘。他，一个过去的警察、现在的律师，决定在法庭上告发她，而他恰恰是她一生中真正爱的一个男子。

译者序言

一位朋友从国外寄来两部小说，翻阅时，其中一部《派克大街79号》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、坎坷的一生，深深打动了我的心，使我为她悲叹，对她产生了无限同情。

作者以精细的笔触栩栩如生地勾划出一个个人物形象，完整地以高度的艺术技巧对生活进行描写。激烈的情节、叙情的笔触、富于生活气息的戏剧性紧紧扣住读者的心弦。

作者描写了一个幼年叫玛佳、少女时代叫玛丽、成人时叫玛丽安的女主人公。她坚强勇敢、心地善良、美貌得令人神魂颠倒。作者写了她苦难的童年和少年，抨击了凶残的欺凌者们，反映了濒于绝境中的人们的希望、斗争和对胜利的信念。她向往美好的生活，但是由于家境贫寒，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劳动，养家糊口；由于天生丽质，还在弱小孩子时她就遭到恶人的无情摧残；她希望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活，但是恶人们盗窃了她的全部财物，席卷而逃，迫使她走投无路，陷入苦难深渊，由一个无辜的人变成不幸的人。而最后控告她的竟是她一生中最热爱的男子，但在她的心灵中始终闪烁

着高尚的精神和灵魂之美的光辉。

哈罗德·罗宾斯是美国著名作家，1916年5月21日生在纽约。他曾在纽约乔治·华盛顿中学受过教育，在纽约做过食品商品商人，直到1940年；以后他做过海运职员，预算和计划局长。1940—1946年他在纽约宇宙影片公司工作。他的著作有：《决不要爱陌生人》、《空想的商人》、《丹尼·菲希尔的墓碑》、《永远不要离开我》、《只带旅行包的北方人》、《失去爱情的地方》、《冒险家》、《继承人》、《贝特西》、《海盗》、《可爱的夫人》等。《派克大街79号》出版于1950年。这部作品出版以后屡屡再版，已成为轰动世界的、发行八百万册的畅销书。

州政府对玛丽安·弗勒德起诉

我把汽车开进刑事法庭街道对面的停车场。我还没有机会关上发动机，服务员就为我打开了车门。我从容不迫地走出来，从旁边的座位上拾起我的公文包。在此以前，我还从未审理过这种案子。

“好天气，凯斯先生。”他说。当我朝门口走去时，他跟着我。

我仰望天空。是的——如果你喜欢阴暗的十二月份天气的话。我点点头，“是的，杰里。”

我停下来，望望他，他脸上笑嘻嘻的。不必对我讲他已经知道了，我看得出来，那就是我今天审理的原因。

“多谢，”我说，然后径直穿过街道，向法庭走去。从我发现自己的处境后仅仅过了二十分钟，然而他们这里已经知道了，这使我感到惊讶。

那是八哩远，二十分钟以前，在哈克尼斯大楼医院病房里发生的事。

衬托着枕头，那个老人的脸痛苦得黯然失色。我站在他的床脚。“你非得接受不可，迈克，”他小声地对我说。

我摇摇头。“不，约翰，我不能接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的低声细语里含着一种几乎是不安的音色。

“你知道为什么。”我回答他，继而我又犹豫了片刻，对他说：“交给另外一个人吧。你有很多助手。为什么偏偏挑中我呢？”

他的低语爆发成刺耳的声调：“因为他们都是唯命是从的政府工作人员，这就是其中的原因。而你是我唯一可以相信的人，是唯一一个我给自己雇来的人。其他所有的人都是强迫我接受的，这你知道！”

即使我知道他没有讲实话，我也没有抗辩。自从汤姆·杜威作了地方检查官以来，办公处就没有了政治主张。办公处唯一带着政治色彩的是约翰·德威特·杰克逊的野心。

他的眼睛紧盯着我，逼使我不能扭脸不望着他的眼睛。“记得你刚到我这里的情景吗？那时你是一个警察，你的鞋底几乎有一吋厚。你手中持有法学毕业文凭，你甚至用你爱好的真名字——迈克尔·凯斯——称呼你自己。当你向我要工作时，你的嘴可很硬。我问你：‘为什么找到我的办公室？’你记得你的回答吗？”

不错，我记得。那是唯一一次我没有使用人们称呼我的名字——迈克。我没有吭声。

“我对你讲你说了什么吧，”他在枕头上抬起头来。“你说，‘我是一个警察，杰克逊先生，对我来说那只是法律的一个方面。’

“我给了你工作，因为我相信了你讲的话。”他的头落下去，疲乏地躺在枕头上，声音又恢复成低声细语。“现在你要抛弃我了。”

“我不会抛弃你，约翰，”我连忙说。“我就是不能捏这个案子。这对我不公平，恐怕我对你也会不公平的。刚开始审理时我就对你讲了。”

“当时我并不为你担心，现在也不担心，”他激烈地低声说完，把脸扭过去片刻。“该死的阑尾炎。为什么不能再维持几个星期？”

我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笑。那个老人可不是没有耍花招，他会千方百计地耍手段。“你知道大夫说了什么。这一次他无法给你止住病痛了。”我带着恰如其分的同情回答。

他悲伤地点点头。“那是你的大夫们。在我的生涯中最重要的审判前夕。”

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从现在起，再过几个月，男子们就会在全州的密室里坐下。到时候他们就会花时间和精力打开窗户通风换气，放出烟雾和威士忌酒气，就要选出下一届州长。

老人精明地安排好时间。不那么早，以至人们会忘掉他；也不那么晚，以至人们已经决定了人选。不过现在他非常恐慌。因为他服务的人也会为另外的人们服务。他不想冒险。

他从床上仰视着我。他的眼睛里充满说不出的悲哀。“迈克，”他小声说，“你从来不像其他的人。你差不多——哦，差不多就像我的儿子。你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是这个该死的办公处里我唯一引以为荣的人。对，你就是我的儿子。”

“我不再是个年轻人了。我已经做好计划，如果失败了，我接受，那是上帝的意旨。”他穿着医院那身白棉布睡衣几乎觉察不出地耸了耸肩膀。沉默了片刻，他的声音变得强硬

了。“不过我不愿任何卑鄙的、狗娘养的机会主义者爬上我的阶梯！”

我们默默地相互凝视了片刻。

“为了我走进法院吧，迈克，”他又开始恳求我说。“你得到放手处理的权力。你是首领。你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。你甚至可以以我们不能立案为理由，请求法庭不受理控告。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愚弄我。我不在乎。只要不让任何其他人爬到我身上就行。”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像狠狠地挨了一顿揍。我并不相信他说的话有一句正经的，但那没关系，我熟悉他身上每一根会撒谎骗人的骨头。

他也了解，因为他开始微笑。“你会干吧，迈克？”

我点点头。“是的，约翰。”

他把手伸到枕头下面，掏出几份打字记录稿。“关于陪审员们的情况，”他说，现在他的声音强硬一些了。“当心第三号——”

我打断他的话。“我了解陪审员们的情况。我一直阅读备忘录。”我向门口走去，打开门时，我回头望望他。“约翰，你答应让我放手处理——记得吧？”

我几乎还没有踏上法院的台阶，记者们就袭击而来。当我试图从他们当中挤过去时，我暗自笑了笑：我一离开病房，那个老人一定就打电话了。

“我们听说你接任了地方检查官，凯斯先生。那是真的吗？”

他们带着连珠炮似的问题尾随着我。

我停在台阶上，举起双手。“给我一段休息时间，伙伴们，”我恳求说。“你们知道我今天早晨刚刚休假回来。”

“前天地方检查官进医院以前给你打了一个电报，是真的吗？休庭只是给你时间回来吗？”

我从旋转门中挤过去，转向右方，经过记者室朝电梯走去。一对闪光灯突然发出雪亮的光芒，使闪烁的紫色光点在我眼前掠过。在电梯门口我转过身来，面对着他们。

“在中午休庭时我们会向你们发表声明，先生们，从那时起我就会尽力回答我能回答的每个问题。我现在只希望在必须去法庭以前独自呆几分钟。”

我躲闪到门里，于是电梯操作工人悍然不顾地把门关上。从第七层出来，我走到了大厅尽头我的办公室。

乔尔·雷德尔在那儿等待着我。他朝我走来，伸出手，“祝你顺利，迈克。”

我握住他的手。“多谢，乔尔，我会需要的，”我说。乔尔就是老人指的人们当中的一个。他很聪明，很坚强，而且野心勃勃，比我只大两岁。

“老人好吗？”他问。

“你了解他的，”我说完露齿一笑，“还不是满腹牢骚。”

“老兄，几天前大夫告诉他坏消息时，你真该听听他说的话，他几乎要把大夫的脑袋扯掉了。”

“我想象得出。”我说着把帽子和外套扔到办公桌对面一条小长凳上，坐下，仰脸望着他。“我并不打算插进你处理的事务中，乔尔，”我说。

他虚情假意地微微一笑。“你没有插进来，迈克，”他连忙

回答。“毕竟，你和老人一起进行过调查。我理解的。”

我也理解。他预先洗清嫌疑，防备万一什么事情出了毛病。那并不意味着他自己不想干。他爱慕虚荣，但是他不冒险。“亚历克在附近吗？”我问。亚历克·卡特是与乔尔在法庭协助老人的另一个律师。

“不。你了解亚历克，”乔尔毫无表情地说。“不过他把老人的记录给你留在桌上了。”

我了解亚历克。他的脾气容易激动，走进法庭以前在厕所里消磨了大部分时间。一旦他到了法庭就一切正常了。我俯视桌上，笔迹工整的打字记录就摆在我面前。

“如果你需要什么，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里，迈克，”乔尔说。

“多谢，乔尔，”我回答。注视着他随手把门关上，我从口袋里掏出烟，点上一支才低头翻看桌上的文件。

起诉书就在那一堆文件上面。我拾起来，凝视着它。窗口射来的光线直接落到文件上，那浓重的黑色字体向我闪现出来。

纽约州人民

对被告玛丽安·弗勒德提出控诉

我可以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痛苦袭上心头。过去的一切以前好像是微不足道的，但现在却使我不得不接受它。我闭上眼睛，狠狠地怨恨自己，不该让老人把我骗到陷阱里。恨子扎得太深了。

我竭力隐忍着胸口的疼痛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情景，那好像是一千年前的事了，不过

时间并不太遥远，那是1935年的夏天。

记得那是多么忧虑的时节？人们失了业，酷暑的炎热落到他们那已经负担过重的双肩。我父亲像其他的人们一样，做了一个机构两年主管人，使他成了一个未老先衰的人。

我有一项勉强称得上工作的工作。在86大街和列克星敦大街街角的报摊上。每逢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，把多种报纸放在一起。我晚上9点钟开始卖，一直劳动到早晨10点半。那时我十六岁，我母亲坚持不让我误了弥撒。因此我回家的路上，11点钟就去圣奥古斯丁教堂作弥撒。

那个星期日也毫无例外。我在最后一分钟走进教堂，趴在几乎无人坐的后排座位上，立刻睡着了。几乎我刚闭上眼睛，就觉得有人在我身边用肘轻轻推推我。

我仅仅瞥了瞥那个年纪较大的女人一眼。那一头灰白的淡黄头发和显得很疲倦的脸引不起我的兴趣。她低声嘟囔嘟囔地——我认为她是在道歉——从我身边走过去。豁然，她身边的那个少女，一下子击中了我的要害。

像炫目的金色软缎披散在她面庞的周围，那是一头波兰人的灰黄色头发，一张狂热肉感的鲜红大嘴，微微张启着隐隐露出她洁白的牙齿；高颧骨下突然张开的小鼻孔俏皮得要命；瘦削的、几乎是古典式的鼻子使她的眉眼轮廓格外分明。

一点不夸张，她的眼睛就是变化万千的一本书，巨大的，慵懒的棕色，虹膜周围有鬼神特有的绿色斑点。那双眼睛热情、明亮、聪颖、暗含着我会了解的激情。它们触动了你的心弦，吸引住你，然而又以难以捉摸的态度驱逐

你。我竭力想望望表面下的世界 但是通不过那条无形的界线。那两只棕色眼睛有一股高深莫测的神采。你窥视它们，但是不能像窥视蓝眼睛那样看透。

当她从我前面走过去时，她扭脸并不望着我，而像有百万股小电波掠过我的周身。她母亲，体态比她大两倍，碰都没有碰着我就走过去了。但是她可没有。

“对不起，”她低声细语说，声音里隐含着笑声。

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了一句难懂的话，这话消失在全体教徒跪在座位上时衣服发出的沙沙声中。当我跪下时我望了望她。

她已经跪下，她的双手庄重地叠放在她面前的栏杆上。眼睛往下看。在她那边，她母亲把头沉重地搁在交叉握紧的双手上，用某种外语含糊不清地祈祷。我的眼光又回到那个少女身上。

她的身体隆起，紧贴着轻飘飘的棉布夏装。从她那里传来一股麝香味，而且我看得见一片不明显的汗渍在她腋下的衣服上慢慢地扩散开。

我闭上眼睛，尽力全神贯注于祈祷上。过了几秒钟，我开始觉得好些了。如果我一直闭着眼睛，情况就不那么糟了。我感到那个少女轻轻地移到我身边。她的大腿轻轻地压着我的。

我睁开眼睛，望望她。她好像没有觉察到那种压力，她闭着眼睛祷告。我轻轻地从她身边移开，屏息静气。她的眼睛还闭着，却随着我移动。我现在坐在座位边缘，再往远处移动就不能不跌进过道里。我尽可能待在那儿，竭力全神贯